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蓝蓝的天上白云飘

孙传侠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蓝蓝的天上白云飘

孙传侠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蓝蓝的天上白云飘/孙传侠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2017.9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493 - 6075 - 8

I. ①蓝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27223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 售 电 话	(0791)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3.5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93 - 6075 - 8
定 价	2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 07 - 2017 - 1180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 - 88513257)退换

目 录

CONTENTS

- 缘分 /001
- 兰 /006
- 女儿的心愿 /008
- 妈妈说 /012
- 打工老人 /015
- 告诉你,我的孩子 /017
- 喷香的馄饨 /020
- 孩子,你听妈妈说 /024
- 都是爱 /027
- 最美的老婆 /029
- 眼里有泪 /033
- 桃子的幸福 /037
-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/046
- 找啊找,找爱情 /050
- 农妇的麦子 /053
- 救 /056



救援	/059
温暖的芬芳	/062
夜色温柔	/070
做梦的女孩	/076
渴望	/077
银戒指	/081
春光美	/086
无解的答案	/088
刘锁要回家	/092
樱花美	/095
想象病	/097
朋友	/101
走着上班	/104
一对好夫妻	/108
送水工阿武	/114
保险柜里的秘密	/119

春光无限好	/126
我们的孩子	/130
儿子的作文	/133
我在 A 星球	/136
儿子要发言	/140
叶子要转学	/141
梅子要去杭州	/147
马小虎请客	/151
银蝴蝶发卡	/155
儿子的军礼	/158
全家福	/164
叔叔,你也是好人	/166
庆幸	/172
中药	/176
狗知道	/180
我们都是凶手	/185

有病 /187
走神 /190
好一个女子 /194
鉴宝 /197
招聘 /200
白日梦 /205
那病人是囚犯 /208



缘 分

这家面馆，挨着十字路口，是路边店。店面不大，窗明几净，地面也光亮，不像别的小饭店里，餐巾纸、烟头扔得满地都是。面馆不经营炒菜，只卖砂锅面条，也有几种简单的凉拌小菜。

南来北往的，行脚过路的，到了饭点，或赶路赶饿了，透过落地大玻璃窗，伸着头，往店里望，一看干净，价格又便宜，就都来此吃饭。所以来的人就多，面馆的生意就红火。

这天下午，天空阴阴的，下着小雨。因为不是吃饭的钟点，又下着小雨，所以店里比往常清闲；只有三四个客人，一边吃面，一边观看窗外的天，不知雨什么时候会停。

这时，门外进来一个中年女人，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，旅行包有铺盖卷那么大，她吃力地斜着身子。女人的头发被雨水淋湿了，发梢滴着小雨珠。她清瘦的脸显得疲惫不堪，暗淡的目光里有些紧张。看女人进门，从铝合金隔断的厨房里出来一个胖男人。男人和气地对她说：吃面，请坐吧。然后，他转头对着厨房喊：丫头，有客人。

从厨房里风风火火地跑来一个女孩，她就是丫头。丫头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本和一支笔，她看女人吃力地拎着大包裹，就对女人说：大姨，你把包放椅子上吧，拎着多沉啊！接着，她又说，你请坐，除了要碗面，你还要小菜吗？

女人把包慢慢地放在椅子上，但手并没离开包，半天对丫头

的话没反应。胖老板拿眼瞅女人，女人好像有话，话在嗓子眼藏了半天也没说出来。丫头是急性子，对她的迟钝不高兴，说：吃什么，你快说，你下了单，饭菜就上来了，不耽误你赶路。丫头以为女人害怕赶车误点才这样犹豫犹豫的。

女人看丫头有点烦，微笑了一下，笑得很小心，很谨慎，说：闺女，我，我想求你一点事。

丫头皱了一下眉头，没料到女人没说吃饭的事，反而要求她。这样一个唯唯诺诺的女人准要给她添麻烦，丫头的小长脸拉得更长了，没好气地问：你求我什么事。

女人叹了一口气说：我闺女在你们这个城市上大学，我来找我闺女，我闺女给我找了个活，给她老师看孩子。丫头说，那你去找你闺女就是，你给我说这些干吗！？

女人腼腆地咽了口唾沫说：我，我的钱包在火车上被偷了，我刚下火车，坐了一天一夜的车，没吃一口饭，想进你店里讨碗面吃，行吗？之后女人又说：我饿坏了，实在没有力气了，等我找到闺女，叫她把钱给你送来，好吗？丫头听了，一愣，她打量着女人，没吭声。她也是打工的，这不是她的店啊。丫头就转脸往老板坐的椅子上瞅。其实女人说的话老板也听到了，但老板的头低着，很仔细地翻看一个旧账本。女孩心里就明白了，知道老板不同意，就转脸大声对女人说：我们店不施舍，你还是去别的饭店去讨吧。再说，现在骗子多得是，谁知道你的钱包真被偷了还是假偷了。不是想白吃一顿饭吧？

丫头的话刺痛了女的心，女人一哆嗦，脸顿时红了，说：你看我像是骗子吗，我实在饿得浑身没有一点劲，两脚迈不动步了才进店讨饭的。小姑娘你不给就算了，别拿话伤人啊。老板这时抬起头，朝着女人阴阳怪气地说：去去去，走你的吧，你没钱就快走



吧,就别讲那么多道理了。有钱就有理,没钱讲什么都是嘴上抹石灰——白说。快走吧,我们这里不施舍!

女人再没见过世面,哪怕是出来给人当保姆的,但也有自尊啊!女人的自尊受到沉重的打击,感觉脸被人不轻不重地扇了一巴掌。女人的泪像小溪一样顺着眼角往下流,流到嘴里,流到脚下的水泥路面上。女人虽然羞愧难当,但女人想,人家老板说得对呀,你上门要人家的面吃,人家不给也没错啊,人家又不欠你的,为什么就非得给你呢?女人流着泪,拎起搁在椅子上的旅行包,默默地朝门外走去。

阿姨,别走!面馆里正在吃饭的一个女孩站起身来,叫住了女人。女人站在门口,惊疑地转过身。女孩说:阿姨,我认识你闺女,我和她是同班同学!

女人吃惊地瞪大眼睛,问:你和我闺女是同班同学?你也在枣庄大学上学?

女孩说:是啊,我也是枣庄大学的学生。

女人迷惑了,说:你知道哪个是我闺女呀,怎么说和她是同班同学呢?

女孩说:你闺女是不是长得和你这么高?和你的模样很像,也是瘦瘦的,眼睛大大的,比你的皮肤要白得多,白得很好看。

女人的泪又流出来了,说:是啊,是啊,邻居也这样说啊,我闺女比我白,白得很好看。

女孩说,是啊白得很好看,我们给她起了个外号,都叫她小白兔。

女人笑着说:小白兔,好听,小白兔。

女孩说,阿姨,你坐下吧,坐下来吃面,饭钱我付了,你只管吃。能吃几碗就吃几碗,别客气,等你吃饱了,就去见小白兔,

好吗？

老板和丫头站这那儿看愣了，以为是演戏，哪有那么巧的事。可这又是真的，就在眼前，真真切切的。

女人说：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我真的饿得一步也不想走了，我吃两碗面，好吗？等见了我闺女，就让她把钱还给你，一定还给你。

女孩对丫头说：快给这位阿姨下两碗面，再来两样小菜。

女人说：闺女，不要菜，两碗面就行，两碗面吃进肚子，我就有劲走路，就能去找我闺女了……女人说着，脸色就红润起来，有了神采。

不一会儿，女孩要的两碗面和菜都端上桌，看着热气腾腾的面，女人还没吃呢，泪水就湿了眼窝，说：幸亏遇到了你，好闺女，谢谢你。

女孩笑着说：阿姨，别客气，我和你有缘啊。

结账的时候，老板按了计算器，对女孩说：光要整，零头不要了。女孩说：那就谢谢老板了。

老板有点惭愧地说：不是我们心肠硬，我们是小本生意……你是个好女孩，我们得向你学习啊……

女人和女孩走出饭店，雨不下了，天边抹上了云霞。女孩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交给女人说：阿姨，这钱你拿着。

女人愕然了，问：你给我钱干吗？

女孩说：你去找你闺女，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怎么行，要是需要打个车打个电话那怎么办，这钱你就拿着吧。

女人说：孩子，你不是和我闺女在一个学校上学，还是同班同学吗？咱娘俩一块走就是。

女孩笑了说：阿姨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女儿，我更不是什么大

学生,我家穷,我连高中都没上完就来这个城市打工了。我也是给人家做保姆的,东家放我假,我回家去看看我父母,我现在要去赶火车。

女人愣了说:那你怎么知道我闺女长什么样?难道你能掐会算?

女孩笑了说:我哪有那么神?阿姨,我是骗你的。我是看着你的长相乱说的,没想到竟然说得那么准,真把你蒙住了。

女人恍然大悟,鼻子一酸,两行热泪滚出眼窝。女人说,谢谢你,好闺女,你和我并不相识,怎么对我这么好?

女孩说:我们有缘啊。

是啊,有缘有缘。女人说

女孩说:阿姨,再见了,我要去赶火车了,不然就要晚点了。这五十块钱你就收下吧。我能帮助阿姨,我感到很快乐。

女人含着热泪接过钱。

女孩对女人说:我真羡慕你的女儿呀,真羡慕,见了代我向她问好。阿姨,再见!

女人望着这女孩消失在人群中,忽然想起来,怎么没问女孩姓什么,叫什么名,家在哪里,以后好还钱给她。女人就对着女孩的背影叫:闺女,你叫什么名字?

女孩只是回头摆了一下手,又转过身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……



兰

兰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丹青高手。她出身书画世家,极有天资,又极勤奋,四十多岁就已是远近闻名的大画家了。来求画的人自然络绎不绝。有求者,兰都是有求必应。但有先决条件:一手交画,一手交钱。白求者,一概拒绝。无论好友,还是名人高官,一视同仁。对她的这种做法,别人早有微词。同行的说她是自负,恃才傲物,孔雀开屏似的自我炫耀。外人说她人品俗,商业气重,铜臭味浓,贬低了绘画艺术的高贵和高雅。兰对这些议论,并不气恼,显得很平静,一笑置之。奇怪的是,兰的画并没因“一手交钱,一手交画”的铜臭气而挡住登门的求画者,来求画的人仍然很多。

兰的这种作风,传到一个女人的耳朵里。女人听了很气恼,本来这事和那女人没什么关系,可女人说她是一个热爱绘画艺术的人,她要为绘画艺术抱不平。她说兰不配做画家,浑身铜臭气,净拿钱说事,玷污了艺术的神圣,对这种艺术家,她看不惯,气不平。

说起来,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,是一位官太太,而且老公是一个位子不低的官。其实兰和这个女人并没有什么交情,也素不来往,但这不等于说兰和这位官太太没有一点关系。曾几何时,官太太的丈夫,曾是兰的恋人,只因阴差阳错,这段姻缘变成一缕粉红色的过眼云烟,消失殆尽。可官太太的心里却留下了永远的伤疤,每每想起兰,就隐隐作痛。



一天,官太太突然造访兰。兰正在作画。兰知道官太太一准是来找她作画,就对官太太很礼貌,端茶让座。女人看看兰,心里叹,虽半老徐娘,仍风韵犹存啊!怪不得当年惹得男人那么喜欢!官太太到底是有水准的女人,对兰也不失礼节,把兰的画夸赞一番,最后让兰给她作一幅画。兰欣然答应。但官太太提出了要求:必须要兰到她家亲自挥毫泼墨。兰犹豫片刻,一口应允,好吧。但兰也提出一个要求:你必须再加一倍的酬劳,否则……官太太不屑地笑了,说:只要你的画有价,要多少给多少。

兰按时赴约,推开官太太家的门,兰不觉愣住了。屋里高朋满座,热闹非凡,都是些有头有脸的社会显达人士,其中有几位也买过兰的画。兰马上平静下来,清秀的脸上露出平和的微笑,从容地问了声大家好。

平静、平和是兰多年来练就的素养,滋养着她的内心和她的绘画。兰很重视这次登门作画,她带来了上好的毛笔和颜料。也不知为什么,从那天答应来官太太家作画,她心里就氤氲着一种说不出的绵绵感觉,是因为当年官太太的丈夫是自己的第一个恋人,还是对那段旧情并没完全忘干净,她说不清。

大概两小时的工夫,兰把官太太要画画好了。画成之后,在场的人士无不赞叹,褒奖有加。官太太又白又胖的脸上溢满笑容,显示出十分佩服和满意的神情。兰对官太太说,画完成了,我要回去了,请把润笔给我吧。官太太显出了几分傲慢和不屑,说,怎么能忘记你的润笔呢?早给你准备好了。她顺手从衣架上的红色坤包里拿出一沓钱,递给兰说,点点吧,这些都给你!兰接过钱,一张一张地点完钱,把多余的又还给了官太太。官太太说,我说了,多的都给你。兰摇了摇头说,我只要我应该得的。然后兰向屋里的人们打招呼说再见。当兰要转身离去时,官太太突然在

兰身后说,大家看,这位画家就知道要钱。你们看到了吗,她点钱的样子多像菜市场里卖豆腐的大嫂啊。官太太说着哈哈地笑了,又说,这位女士的画画得的确好,可是钱的铜臭气已熏黑了她的心,她的画已被肮脏的心灵玷污了,这样的画再好也不配挂在厅堂正室,只能挂在我的卫生间,大家说对吗?并没有人回应,屋里很静,只有官太太银铃般的女高音。

兰依然平静地听着,没有任何反应。她也没回头,只是拉开房门,从容地走了。

兰一离开,屋里就热闹了起来,皆是批评兰的声音:唉,她太贪财了!另一个人说,是啊,太商品化了!还有的人说,她啊,已完全失去了一个艺术家的高贵操守啊!……

一年后,画家兰突然去世。报纸上说她心脏病犯了,当时她正在作画,手里还握着画笔。噩耗传出,人们不禁为这个才华横溢的女画家的英年早逝扼腕痛惜。在兰死后的第二天,从外地连夜赶来了十几个大学生。他们跪在兰的遗像前,痛不欲生。原来他们是兰资助的贫困家庭的大学生。他们一边哭,一边叫兰:妈妈啊,好妈妈啊……

女儿的心愿

学校临时通知:高三同学放假一天,老师们集体去邻校观摩听课。

太好了,这消息令我喜出望外。都知道,我们高三学生的课



程异常紧张,就连星期天也不准我们住校生回家。谢天谢地,这回终于熬到可以躺在自家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了!

我没给爸爸打电话说今天回家的事,目的是想给他一个惊喜。

快走到家门口时,远远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屋前的小花园里侍弄花草。我蹑手蹑脚走过去,对着背影喊:爸爸——

爸爸两手都是泥土,看着我,闺女?你,你怎么回来了啊!爸爸脸色紧张,很纳闷:今天不该回家啊?

我说:学校临时放假。

爸爸轻轻“啊”了声,有点埋怨:怎么不给我先打个电话?

我说: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?

照理说爸爸见到我一定又惊又喜,没想到今天爸爸却心事重重,一反常态。自从妈妈去世后,我和爸爸相依为命,爸爸把我当成他的心肝宝贝,只有我在他身边,他才会开心。今天爸爸到底怎么了?不对劲啊,难道爸爸生病了?

我一边想,一边走进院子。一进屋门,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:茶几上铺着漂亮的碎花桌布,墙壁上挂了画,窗台上摆着玻璃花瓶,瓶里还插着鲜花。我的心一下凉了,一股怒气涌上心头,自从妈妈去世,这个家从没这么漂亮过,我猜想,这肯定是一个女人的杰作,是一个女人使这个家变得这么漂亮,因为爸爸绝没这么高的持家水准。我突然明白爸爸见我时心神不定的原因。

原来爸爸有了女人!

这时爸爸走进屋,他刚洗了手上的泥土。爸爸见我看他,有意躲我的目光,掩饰慌乱。爸爸这样子,更肯定了我的猜测。我丝毫没被爸爸软弱的样子打动,用谴责的目光盯着他。爸爸想找话说,讨好我,一时却不知道怎么开口。



我闻到一股女人用的化妆品的味道,从爸爸的卧室散发出来,那是一种淡淡的甜丝丝的味道,这味道好熟悉啊!我心里咯噔一下:屋里藏着女人?我用鼻子使劲“哼”了声,就要往爸爸卧室去。爸爸吓得忙喊:闺女!

我站住了,爸爸的喊声里明显里有祈求、惊惧、阻止,还有抱歉。

我蛮横地说:我知道你为什么害怕,你想对我隐藏你的秘密!

爸爸说:对不起,闺女。

对不起?对不起是什么意思?

闺女,相信爸爸。

别花言巧语。你是不是爱上一个女人?我责问道。

是的,孩子,是这样。

而且那女人现在就在家里?我眼里噙着泪,双眼死死地盯着他。

爸爸呆住了,眼神茫然,沉默了一会儿说:是的,闺女,没想到,你这么突然回来,不然……

不要岔开我的话题!我说:不然什么?不然你就不会叫这个女人今天来咱家里,是吗?妈妈去世的时候,你是怎么答应我的?你说,你永远只爱妈妈一个人。可妈妈刚去世一年,你就这样对她,就这样把她忘得干干净净?你还有良心吗?你口口声声说妈妈不在了,要好好疼我爱我,我是你的命根子,是你唯一的亲人!可我不在家,你竟然把别的女人带到家里!你看看,还把家装扮得像新房,你是不是要把这个女人娶进家来?说完,我不顾一切冲进爸爸的卧室……

我一下惊呆了:爸爸的床头上摆放着妈妈的遗照,遗像前,是妈妈当年最爱用的化妆品。爸爸很用心,他把化妆品瓶盖都一一